

萬里長征人未還

秦時明月漢時關

古來征戰幾人回

醉臥沙場君莫笑

你所知 歷史的另一面

秋舍 著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孤臣孽子赤子心，執白挺以撻堅甲利兵

目錄

序 羅慶生	2
序者簡介	4
1. 緣起與動機	8
2. 蘇秦其實是燕國間諜	15
3. 商鞅為何下場淒慘	16
4. 法家資源分配的機制最公平且最有效率	18
5. 霍去病的閃電戰：千里奔襲	21
6. 霍光與昭宣之治	22
7. 諸葛亮治蜀：法治與軟蠅甲	25
8. 國史的特例：東晉門閥政治	27
9. 魏晉風度	32
10. 關隴集團	35
11. 北周武帝與民族、文化的融合	41
12. 楊玉環與安史之亂的因果關係	48
13. 澶淵之盟是北宋屈辱的城下之盟嗎？	52
14. 北宋是中國讀書人以及華夏文明的黃金時代	57
15. 宋徽宗——北宋朝政與吏治敗壞之始	61
16. 「理學」究係何事？	66
17. 明代內閣制	69
18. 我對明成祖的一項疑問	77

19. 大明帝國三十年的海上霸權	81
20. 海瑞罷官	85
21. 隆慶開關	93
22. 張居正改政	100
23. 大明帝國毀滅倒數九十天	105
24. 民族英雄鄭成功	114
25. 乾隆第四次南巡讀誌	117
26. 清道光年間鴉片弛禁與嚴禁之大辨	122
27. 名教聖人曾國藩的另一面	128
28. 手栽楊柳三千里，再引春風度玉門	135
29. 圍園殺后？	137
30. 重新審視 1900 年庚子拳變	140
31. 變法圖存：君主立憲與共和革命之於中國	149
32. 從清末剪辮風氣的演變看清庭統治基礎之流失	155
33. 清末「新政」亦是清廷覆沒稻草之一	158
34. 纏足——中華文化發展進程的逆流	160
35. 張勳復辟的內情	163
36. 813 松滬會戰	167
37. 試解二戰初期兩大謎團	170
38. 八二三炮戰——台海危機不是危機——中共之真實意圖 ...	176
39. 中華民國正史與清史	181
40. 為何落後的少數游牧民族常能挑戰文化先進的中原大帝國？	184

41. 帝王盤點：殉國之君與英主明君之晚年	189
42. 淺談中西方文化在革命思想上的差異	196
參考書目	199

23. 大明帝國毀滅倒數九十天

明思宗，朱由檢，十八歲即帝位，年號崇禎。崇禎皇帝在位十七年可說是最為勞苦的大明皇帝，他所承繼的是一個糜爛殆盡的江山，亦可說是一個「父債子還」國將不國的帝業！

何以說是父債子還呢？明思宗繼位自其兄，熹宗（天啓，在位七年），而上可溯自其高祖分別是光宗（其父，即位一個月即崩）、神宗（萬曆，其祖，在位四十八年）、穆宗（隆慶，其曾祖，在位六年）、世宗（嘉靖，其高祖，在位四十五年）。自嘉靖即位（1521）到崇禎即位（1627）一百餘年間，其中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世宗在位四十五年，熹宗七年，個個都是不務正業的皇帝，大明江山就在這一百年間糜爛殆盡。

世宗為追求仙道二十年不上朝，不用心卻又愛事事乾綱獨斷，甚至介入細節。神宗為立嗣君一事而與大臣賭氣，二十五年不上朝，也不補官（自己不做事，也不許人家做事）。熹宗則是木工大師，其木工技藝即便不當皇帝，在民間也是一方大師了。百餘年間國政一事無成，即便其間有張居正戮力革新換來短短十年的生機勃勃，也熬不住百年的消耗。神宗後的明朝已是國事糜爛的帝國暮年，所有開國之初（太祖、成祖、仁宗、宣宗）所攢下的歷代資產都已被消耗殆盡，留給朱由檢的只剩下負債而已，故謂：「父債子還」。

吾自國中歷史課讀到明思宗崇禎帝自縊殉國起，即對這個皇帝非常有興趣。隨著年歲漸長，高中、大學老師對我歷史知識的增廣，研究所後相關論文書籍的涉獵，如金庸的《碧血劍》，黃仁宇的《萬曆 15 年》，李文治的《晚明流寇》，《袁崇煥》……相關著作雜誌等，令我對這位夙興夜寐以圖中興而終不可成的皇帝感到非常同情。念其黯淡無光終日憂勞的十七年，布滿血絲的眼瞳，蒼白凹陷的臉頰，令人十分同情之外，滅國前三個月，那段倒數時光的憂鬱、陰森、與絕望亦令人不寒而慄！

本文旨在探討崇禎十七年帝國傾倒前最後那三個月，其間崇禎帝的心境，北京的氣氛，以及臣民的表現。然而，事出必有因，造成這個可悲結果的因，不能免俗地須稍微提一下。余認為崇禎朝並非完全不可為，而是囿於循循相因的結果，崇禎與大臣、士人因循「天朝上國」的偏見而終究走不出惡性的循環。

崇禎帝勤於政事與其幾代先皇完全不同，構成極為鮮明的對比。崇禎常對臣下言：「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然其決策武斷，剛愎自用，生性猜疑，大事難決，又不夠堅毅，故不能擇善固執，終致不可收拾。崇禎初登基時，以十八歲少年之姿勇敢果決地迅速解決魏忠賢閹逆案，且有智慧不做無端株連，大振朝廷頹風，又迅速起復袁崇煥，誠可謂為中興奠下可為基礎。

可惜的是，崇禎二年的「己巳之變」，皇太極傾巢而出繞道大同，兵臨北京城下，袁崇煥急於勤王，竟未請旨即帶兵入關直

抵北京城下。因其不諳世事過於進取，完全不知避嫌，而崇禎則因前隙（袁崇煥未經請旨即擅殺大將毛文龍），如今在外宿將又未經請旨即帶兵直奔京師，雖名曰勤王，然亦不可謂非「合謀」乎？因帝王自尊遭到傷害的反彈終於大爆發，又驚又懼之下，令崇禎怒不可遏，竟然連眾所熟知的〈群英會蔣幹中計〉的情節都看不透（抑或是心裡明白但拉不下面子？），終於將袁崇煥殺了，真不啻為自毀長城。

若因一時激憤而忘了蔣幹之典，原亦平常，然而，崇禎帝並非當下立即殺了袁崇煥，而是後金退兵後數月才下旨殺他。時過境遷頭腦冷靜之後，仍執意殺他，由此顯而易見的是，當下未立即殺他的緣故，只因顧慮袁崇煥麾下大將的反應而已。崇禎因其剛愎自用的疑心，當時其實殺心已定，而非一時情緒激憤的糊塗。而袁崇煥下場極慘，當時北京人民誤以為袁崇煥是引清軍入關的叛將，人民恨之入骨，竟陷入瘋狂之況，暴民蜂擁而上，爭咬袁崇煥致死，猶如凌遲，死狀極慘。

崇禎二年鑄下的致命傷不僅是己巳之變而已，崇禎也在是年縮編驛遞系統，致使全國通信大亂甚或中斷，李自成原是驛丞也在裁撤之列遂加入農民軍。驛遞系統的裁減大傷明朝的神經系統，其害至巨且深。崇禎三年起至十四年間，流寇與後金交相而賊，明軍兩面作戰，每每在徹底解決流寇之際，被迫調頭對付後金，終至不救。

30. 重新審視 1900 年庚子拳變

有關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拳變的始末，由於時代不遠，中外相關叢書與史料頗豐，加之媒體的進步（即中外報章雜誌林立蠡起），經挖掘其中之後，又翻轉了個人對清廷在整個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既有刻板印象。

首先，我對主題的原有刻板印象，除了有影視劇作的印象之外，主要來自於國、高中時「國立編譯館」的歷史課本教科書，當時的老師只是照本宣科，並無自己的見解或補充。後來大一的中國近代史，教授竟也未提出不同的審視，又或者是筆者自己當時年紀輕，上課不認真沒有耐心聽課，勿怪師之不教也。

這裡先說說筆者對整個事變的既有刻板印象：清末慈禧太后禍害中國五十年，顛預無知昧於世事，只重私慾罔顧國家利益，只因一己之情緒憤懣幾陷國家於萬劫不復；爾竟然相信「神功護體」之說，竟意圖藉義和團之力以「扶清滅洋」，以抗船堅炮利，而朝中重臣竟也愚昧附和神功護體之說。

光緒二十五年（1899），慈禧以「立大阿哥」為名欲行光緒廢立之事，惟列強同情光緒，竟無一國道賀，彼時即已積怨。逮義和拳亂起，朝廷先剿後撫，山東巡撫袁世凱初始認真剿拳亂，義和拳無法在山東立足，遂轉進直隸。義和團進入直隸後，獲得

在京諸王及大臣之接受與默許，不久即成燎原之勢。列國面對拳亂遂要求清政府處置，然當時不曉得是清廷無力，抑或有意，竟然無法有效處置，列國遂要求派兵保衛使館，並要求接管大沽砲台。至此，慈禧太后認為列強欺人太甚，釁自彼開，遂改剿為撫，欲挾義和團「神功附體以扶清滅洋」之力，而對世界宣戰。

直隸總督榮祿心知事態嚴重，恐有滅國之憂，故在義和團進攻使館區時，暗地施力保護使館區，以留將來轉圜之餘地。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東南督撫則聯合山東巡撫袁世凱，稱「宣戰詔書」係「偽詔」，不敢從，而逕行宣布「東南自保」，形同中立，以維護秩序，保境安民。因此，所謂的「對世界宣戰」，實際上戰場只在直隸，以及北京的東交民巷。

以上就是普遍認知的庚子事變的概念。

至於後來搜索叢書所得的心得，首先，先來看看清廷以光緒帝名義所發的正式「宣戰詔書」：「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澤厚……罔不待以懷柔……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囂張，欺我國家，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彼等負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昨日復公然有杜士利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砲台，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嚇，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朕今涕淚以告太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

這份以光緒帝名義發布的「宣戰」詔書其實並無具體對象，究竟向何國宣戰，並無說明，僅以「彼」等代稱，倒是洋洋灑灑條列宣戰原因與朝廷苦楚；與其說是對外宣戰，不如說是對內的戰爭動員令。

或有謂曰：清廷不諳國際公法，連宣戰格式都不懂；那筆者要問，六年前（1894）的甲午戰爭，中日雙方都發出正式宣戰照會，怎麼說？而且總理衙門與各國折衝幾已四十年了，如何說得過去？

最終庚子拳亂所引起的八國聯軍，也並未構成國際法上的正式宣戰事實。事實上，也沒有任何國家宣布正式應戰。1901 的辛丑合約，在英文上也非正式宣戰後常見的 Peace Treaty（和平協定），而是 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只是 1900 年的重大騷動事件的處置議定書。

筆者想說的是，清廷所謂的「宣戰」，其實是有意避開宣戰的事實，也就是說，它是象徵性的，且對象是對國內，而非外國。

我們再來看看六月二十日，宣戰詔書前一日的上諭：「近日京城內外，拳民仇教與洋人爲敵，教堂教民連日焚殺，蔓延太甚，剿撫兩難，洋兵菌聚津沽，中外釁端已成，將成如何收拾殊難逆料……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濟京師，不使

朝廷坐困……」

然後，六月二十八日，總理衙門照會各國使館，喻各國使節盡速撤離北京，並言：「……此種亂民，（各國）可設法相機自行懲辦。」

六月三十日，清廷再發上諭，向各省督撫「解釋」朝廷不得不宣戰的苦衷，曰：「此次義和團民之起，數月之間京城蔓延已遍，其眾不下十數萬，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處處皆是，同聲與洋教誓不兩立。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生靈塗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諒朝廷萬不得以之苦衷也。」

以上種種均明示、暗示清廷不欲與列強決裂，不欲升高緊張，只因遷就於內部的困難，使其首尾不能相顧，坐困窘迫之境，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徐圖出路。其中「禍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朝廷萬不得以之苦衷也」云云，讀起來實在微妙，套用現在的流行語說：「藏有貓膩」。大家當可自察知。

清廷發布宣戰詔書後，當天下午即開始進攻東交民巷使館區，整個攻擊歷時四十幾天，然而卻連個使館都攻不下來？中國當真如此膿包？

宣戰詔書發布後不久，東南及山東各省旋即發表自保聲明，形同中立。此時，距離戰區最近的除了山東（已表明自保）便是

東北地區，清廷旋又在一個月後，七月二十二日，對東北大吏發一上諭曰：「……我仍可作彈壓不及之勢，以明釁不自我開。各該省如有戰事，仍應令拳民作為前驅，我則不必明張旗幟，方於後籌辦機宜可無窒礙。」

這個「以明釁不自我開」，以及「仍應令拳民作為前驅，我則不必明張旗幟」云云，讀之玄機重重，不覺莞爾。

由以上詔書、上諭，以及事件發展的過程，個人對於清廷在此事變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圖謀，得到一個驚人的發現，原來除了清廷固有之昏昧顛預之外，竟也有這許多精密陰狠的算計在其中。

茲提出個人看法如下：

一、慈禧固然自私、顛預，但還不至於昏昧至相信神功護體的義和團可以對抗列強的船堅炮利。之所以對義和團由剿變撫，實因有一批人的倡議所致；而主撫之人或因其愚昧而真的相信神功護體（如剛毅），或因別有所圖如端王載漪（即新立大阿哥之生父），以及莊王載勳（欲附大阿哥）等，後來都成庚子事變的戰犯，都被處死以應列強。

慈禧因恨列國之逼迫，初時如溺水之人遇到浮木，後則因力剿拳民可能造成動亂與不測，西后因成騎虎之勢，不得已乃姑且

一試，義和團始得機會坐大，而終成尾大不掉局面。

二、義和團在直隸成燎原之勢之後，清廷再無彈壓之力，而列強逼迫日甚，處此內外交迫之困境，觀其面對亂局所施用之手段，從事後看來，要不可謂非陰狠精細也。（慈禧太后能在以男性爲主的朝堂中呼風喚雨四十年，果然有其非常之能耐）

清廷對義和團的招撫，稱其爲「義民」，編成民團，由端王、莊王、與剛毅統帥，其目的是在安撫拳民，防止暴動；而宣戰詔書則給了拳民一個怒氣的宣洩口，同時在失控的局面下維護清廷的正當性，並順應義和團而扮演一個「愛國愛民」的朝廷。反之，如果貿然剿殺拳民，只怕等不到列強干涉便已亡於拳民之手，這就是宣戰詔書「對內不對外」之原因了。

三、對於東交民巷使館區的進攻，其實並非拳民，而是清軍，實際上也只是對義和團的一種表態，僅只於表演而已。試問滿清真的如此膿包連一個使館都打不下嗎？整個攻擊期間在四十幾天內斷斷續續地進行，快要攻下時即停。當時身在使館區內的外國人也有相關的回憶錄有這些描述：「中國人的射擊角度總是偏高」、「甚至繳獲來福槍」（與榮祿暗送軍火與西瓜的傳言相符）、還有「砲彈皆越空而過」……等等，這些顯然即爲直隸總督榮祿的加意保護所致。

然而，榮祿何以如此作？慈禧愚昧，而榮祿獨明乎？想當然耳，即便不是慈禧的授意，也當有慈禧的同意與諒解，否則，慈禧難道不會追查進度並追究攻不下的原因？

吳永在的《庚子西狩叢談》中記載慈禧曾說：「我本來是執定不同洋人破臉的，中間一段時間因洋人欺負過甚也不免有些動氣。但雖是沒有攔阻他們（指拳民），始終也沒有讓他們盡意地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回轉頭來處處留著餘地……難道區區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

四、再問是由誰負責攻打使館區？袁世凱訓練的精銳北洋六鎮呢？攻打使館區是由董福祥的甘軍負責，而這六鎮精銳新軍卻早已遠調離京避禍去了。然而為什麼不調去打使館或抵禦八國聯軍？這豈非清廷有意保存家底，並降低與列強衝突的規模與強度嗎？眾所周知董福祥的甘軍是品質低下裝備落後的部隊，當時北京曾流傳一種說法，當李鴻章得知是由甘軍攻打使館區之後，遂大笑著告訴外人儘管放心，使館無恙。李鴻章也因此放下一顆吊打的心，他已由此得知朝廷的真正意圖。

由此可知使館區圍而不克的道理，否則，使館裡人僅五百，食物彈藥不繼，又乏重武器，倘若真心來攻，毋須六鎮新軍或甘軍，即放任義和拳民全力進攻，套用老佛爺的話：「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

五、宣戰詔書發布後，義和拳民的角色是甚麼？都到哪裡去了？又做了甚麼？多數人的刻板印象是去打東交民巷的使館區了，然而事實卻非如此，攻打使館區實際是由清軍（甘軍）負責。李希聖在《庚子國變記》中說：「董福祥與武衛中軍圍攻東交民巷……拳匪助之，巫步披髮，升屋而嚎者數萬人，驚動天地」，所以，拳民只能在一旁「升屋而嚎」搖旗吶喊。這是可以理解的，義和拳民雜亂無紀，難以部勒，以之攻使館，風險太大。

如前所述，進攻使館只是「表演」給拳民看的，當然是要用易於控制的清軍來演才安全。這個情形也是合理的，因為在宣戰詔書發布前，也就是在剿撫決策未明前，清廷即已派大量軍隊包圍使館區，表面上是對抗，實則是在保護使館不使拳民接近之。因此，拳民始終沒能真正地接近過使館區，不是他們不想，而是辦不到，清廷不允之。國外的相關著作《庚子使館被圍記》一書中亦只見清軍進攻的描述，而對義和團的進攻卻隻字未提，其來有自，此其因也。

那麼，義和團拳民都幹甚麼去了？其實都被清廷以「招撫」之名引出京城，去打八國聯軍。八國聯軍從天津出發到北京並非從容行軍進去的，而是一路「打」進去的。清廷這種兩得之的作法真是高招，一面以招撫之名引拳民出城，減輕朝廷與京師的壓力，一面藉拳民抵擋八國聯軍，藉以遲滯其進軍北京的速度，同時又藉洋人之手剿滅義和拳。此即八國聯軍進城之後，即再無義

和團議題之原因。

很顯然的，慈禧太后能在以男性爲主的朝堂中呼風喚雨半個世紀，絕非倖致。她這種中外平衡，借刀殺人，一石多鳥的陰狠策略，實行的既大膽又精確，絕非拳民的智商所能理解的。非僅如此，慈禧還能從庚子事變中全身而退，非但免獲究責，甚且權力地位竟未受影響；她以端王載漪、莊王載勳……等一千勸撫之王公臣工爲禍首，處死以平列國之憤，殊不知她才是整個事件的最後舞影者。這個女人，陰狠算計乃其本能，自私顛頑固有之，卻絕非昏昧無知之婦。

38. 八二三炮戰——台海危機不是危機——中共之真實意圖

民國四十七年（1958）的八二三炮戰：金門危機，其實不是真危機，中共的實際意圖是在強化中華民國占有金馬，而非意在奪取金馬。

幾十年來，不知何故，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一般只重視並常強調 1958 年的八二三炮戰（又稱第二次台海危機），卻鮮有人知 1954-1955 年間，始於 1954 年 9 月 12 日雙方激烈砲戰的「第一次台海危機」。

然而，所有重大事件卻都是發生在 1954 年 9 月到 1955 年 5 月間的九個月裡，如一江山的陷落（4000 守軍殉國）、金馬棄保與協防的爭鋒、大陳島撤退、大力報復（使用原子彈）的論述、紐西蘭停火協議（Oracle，神諭計畫）、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MDT, mutual defense treaty）等等，迄五月之後，情勢迅速平靜，而終以美中（共）日內瓦大使級會議為第一次台海危機的句點。

實際上，第一次台海危機對台灣的威脅遠大於第二次台海危機，中共在福建沿海已有相當程度的集結，且俄製伊留申轟炸機

已進駐浙江基地。初始的一江山奪島頗有試探之意，倘若中美（中華民國）合作有隙，國軍又反應怯懦，接著將是對岸的全面集結與渡海攻擊。因此，第一次台海危機最終促成了大陳島撤退、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以及使國府頗為難堪與受傷的美中（共）大使級會談。

美國始終未放棄與中共的接觸，因而有後來的上海公報與建交公報。作者之碩士論文《1954-1955 台海危機期間美國對華政策》中均有詳論，已列於國家圖書館論文中，不用也不必如某女士的論文須封存保密三十年，歡迎引用。

作者論文《1954-1955 台海危機期間美國對華政策》成書之時，適逢美國國務院常規解密之時，所有解密文件依照年分出列《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作者以一年時間在 AIT 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各大書局，舊書攤……收集解密文件、個人回憶錄、人民日報、中央日報、紐約時報……等，全部是一手資料（現仍全部保存於筆者書房中），輔以相關著作與專論之二手資料成書，所有引用之處皆已照學術慣例明列註釋，絕無抄襲，不必封存保密三十年。歡迎各界參考引用。

諸君可曾聽過「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如此悲壯堅決之語？可知其最早即出自於蔣介石？在《美國國務院解密文件 1955-1957 (FRUS 1955-1957)》中，作者親眼所讀。民國四十四年，第

一次台海危機期間，美國提議以封鎖大陸東南沿海換取中華民國放棄金、馬外島，參謀首長聯席主席雷得福與亞太助卿羅伯森銜命來台說服國府，蔣總統親自與會，會議歷時五小時而最終不歡而散。會中蔣總統即決絕地表示，決以國軍死守，絕不退出金馬，並愷言道：「退此一步，即無死所。軍人死得其所，金馬就是其所。」（FRUS 1955-1957, VOL. 2, P.511-512）

1955 年 4 月，中美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MDT）正式簽定，中共於確定無力一舉打敗美國而解放台灣之後，遂決定不再進一步奪取金、馬等外島，冀以此為台灣與大陸間留下一條相連之臍帶，退而求防止在台灣之國府尋求獨立。而且，五月中，美國已同意與中共舉行「大使級」會談，並開始與中共就會談時程與議題做會前安排，中共的政治目的既已達成，因此，第一次台海危機就在 1955 年 5 月之後迅速沉靜落幕。

自民國四十四年（1955）八月，美中（共）在日內瓦的「大使級」會談起，台海局勢即暫歸平靜。然隨著會談三年而無具體結果，這其實本是預料中之事，雙方皆意在該會談的政治意涵，而非其結果。台海在沉寂三年之後，中共於民國四十七年（1958）八月二十三日，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突然對金門發動規模空前的砲轟，第一輪砲擊即造成金防部三位副司令同時遇難（七七蘆溝橋事變的吉星文團長即為副司令之一）；此即眾所周知的「八二三炮戰」，也為學界所稱「第二次台海危機」，歷時二個半月，金門全島落彈四十數萬發，地面被炸翻數次。

然而，第二次台海危機並非真危機，八二三炮戰儘管雙方互轟異常激烈，然中共顯然地也並無奪取金馬之意圖，而是爲了強化國府與大陸間相連的臍帶，以將台灣留在中華版圖裡（勿逼使其獨立之意）。

對於中共其實並無奪取金馬的意圖這一條，作者有很堅強的證據與理由支持它；

一、八二三炮戰顯然是政治的目的，而非軍事的；砲轟並不能占領金門，其意在製造中美（中華民國）間的矛盾，並防止國府於反攻大陸無望之餘，轉而走向台灣獨立。在過去三年美中（共）大使級會談期間，有關台灣的「另一種解決方案」（即台獨）已在美國民間、學界、政府與盟邦間不脛而走。

二、當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已經簽訂，美國明言協防台灣，且第七艦隊早自 1950 年 6 月 27 日韓戰爆發初起時，即已部署協防台海經年，中共在無力解放台灣的情形下，與其無謂地奪取金馬，孰若留下金馬，以留住台灣在中華版圖裡，並且可在美國與國府間提供矛盾的空間，如此想來，留下金馬才應該是明智的政治抉擇。

三、美國的解密文件（FRUS 1958）明確顯示第二次台海危機期間大陸對岸並無集結行動，完全沒有集結，而且中共極力避免與美軍衝突（詳《葉飛回憶錄》）。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也證實了筆者的理論：「爲了進一步緩和海峽兩岸局勢，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再次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了《再告台灣同胞書》，對廣大台灣軍民曉以民族大義，指出「統一是大陸與台灣的根本方向，希望海峽兩岸中國人聯合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製造‘兩個中國’的伎倆」，並闡述了「化敵爲友」、「一致對外」的具體措施，即以後逢單日打炮，雙日不打炮，「使大小島嶼上的軍民都得到充分的供應，以利你們長期固守」。」

軍事價值上，金、馬雖然對大陸對岸有凍結兵力的作用，然而，在對岸大規模進攻台灣本島與軍力不對稱的情況下，它們的軍事價值即失其輕重，且反而變成一種負擔與冒險，變成一種賭注，冒著被整碗端走的危險；因爲，若不重兵駐守，也守不住；然若以重兵主力駐守，又有整個主力被圍殲的風險。

時至今日，二十一世紀，時過境遷，隨著世界大國的勢力與力量消長，金馬已無任何「凍結兵力」的作用，也無防衛台灣的價值。台灣的何去何從，姑不論民族大義、血緣、文化、歷史、個人政治傾向、認同……，一概不論，唯以「和平」爲最高原則，爲了子孫幸福、個人身家安全，和平的價值無可替換，唯有和平爲最高原則，所有其他主張均須爲其讓道！